

# 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邹农俭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中国社会学重建至今已30余年,费孝通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费孝通的社会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从现实生活的现象入手研究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论。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是遵循社会学建设的基本路径:材料积累——范畴归纳——理论建构,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材料积累和范畴归纳上,只有这两个基础性的任务完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学理论才能建立起来。

**关键词:**费孝通;社会学;学术规范

**中图分类号:**K8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0)04-0007-05

2010年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费先生一生从事学术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利用这个契机,系统梳理先生的社会学学术思想及其成就,思考社会学研究的走向,应是最好的纪念。

## 一、费孝通社会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社会学的重建工作至2005年费孝通先生过世,在长达2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费先生始终是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带头人,他的学术思想、学术活动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走向。笔者觉得,社会学重建以来费先生社会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从现实生活的现象入手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

1. 从现实生活的现象入手。费先生从1979年起就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专门写就了多篇文章和讲过一系列的话,从这些文章和讲话不难看出他对中国社会学的建设工作是极为重视的,而且内心非常着急。1979年3月他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的讲话;1980年11月1日答《中国青年报》记者问,题目为“从事社会学五十年”;之后直接就社会学学科建设发表的文章和讲话有:略谈社会学、建立新中国的社会学、社会学讲些什么、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开展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关于社会学的几个问题、从实际出发规划社会学学科建设、开展社

会学研究、怎样进行社会学调查、从三访“江村”谈什么是社会学、谈社会学的建设问题,等等,直到2000年7月4日在一个会议上还发表了“谈谈社会学的教材建设”的讲话。

社会学最早是从西方社会引进的,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兴旺了一阵子,一批留学海外的学子学到了社会学的知识,回国后翻译社会学的经典作品,介绍社会学的知识,联系中国的实际作了大量社会学的研究,有不少成为社会学的经典成果。到了50年代初,作为学科、课程被取消了,在停顿了近30年后,到了70年代末要重建,确实有个从哪里入手的问题。

作为一门知识、学科,应当说可以从多个角度切入。就社会学来说,既可以从介绍翻译西方的作品开始,也可以从建构所谓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入手,可是费先生选择了从现实生活的现象入手,而且是从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现象、事实、问题入手。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是他人生事业最为辉煌的一段时间内所从事的一系列研究:小城镇研究、乡镇企业研究、苏南模式研究、区域比较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地区发展战略研究、人口研究等等,无不是对当时重大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关注。笔者亲耳聆听他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重建中国的社会学,有个从哪里入手的问题,就我而言,帕克、马林诺夫斯基、帕森斯的理论应该说是比较熟悉的,凭我30

收稿日期:2010-02-28

作者简介:邹农俭(1957-),男,江苏省无锡市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农村社会学、社会结构。E-mail:nongjianzou@sina.com

年代在国内和英国念的那么几年书,要翻译这些社会学家的著作,将国外的社会学知识搬过来,待在书斋里玩弄些学术名词非常轻松,而且完全可以是个高产作家,但那套东西现时代不是最需要的,最需要的是回答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他说,我要是翻译了西方社会学家的著作,胡耀邦总书记要看么,更不会去写评论<sup>①</sup>。

他说:“社会学的研究素材太多了,我们日益变迁的社会是极好的社会学研究素材。”<sup>[1]127</sup>

“我们社会的这种大变迁,就是我们社会学的最生动的课题。”<sup>[1]126</sup>

“要做好这个艰巨的事业,必须科学地去认识我们中国的社会,并不断地用科学态度来对待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是社会学的任务。可见社会学对现代化是很有用的,而且是必要的。”<sup>[2]40</sup>

“对当前的社会问题进行科学的调查,其实是整个社会科学都应当做的事。所以我们还得说明一下哪些社会问题的研究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sup>[3]</sup>

从现象、问题入手对于社会学学科建设来说之所以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是由社会学的学科本质所决定的。社会学本身就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它的源起是为了解释工业化后人类社会发生的一系列新现象、新变化。工业革命之后,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这些新事物、新现象靠过去的学术解释不了,或解释得不完全正确,于是一门崭新的学科登上了历史舞台。所以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回应时代的挑战,一直是社会学的学术传统。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要重建社会学,就应将学术重心放在对重大社会现象的解释上,放在对现实生活中的许许多多新事物作出科学的分析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学术被社会认识、认可,学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学术本身也获得了生命力。“我们的目的是清楚的,概括地说就是要把自身的社会生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加以科学的观察和分析,以取得对它正确如实的认识,然后根据这种认识来推动社会的发展。”<sup>[4]53</sup>“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和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主要内容。”<sup>[5]</sup>

当然,新的历史时期重建社会学也可以从理论到理论,照搬照抄国外的社会学理论,再来构建所谓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但不同的路径我想其结果是肯定不同的,意义也不会一样,这样建立的社会学可能不是中国本土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的重建正是从

一开始就选择了从具体问题入手,以至于有现在这样的成就,有今天这样的社会影响力。

中国社会学重建30年来,从现实生活的现象,特别是重大现象、事实、问题入手的做法一直得到了坚持,在回应时代提出的挑战过程中,在运用学理解释、分析社会现象的实践中,社会学知识得到了社会的承认,社会学发挥着应有的学术作用。“问题意识”、“问题的分析”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学的潮流,这与重建中国社会学之初领军人物的率先垂范不无关系。只有着眼于现实社会,善于抓住重大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通过学术的规范化研究弄清事物的真相,对现象予以学理的说明,对问题提出专业化的治理意见,这种说明、意见为社会所接纳,在此基础上才能建设起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学,这样的社会学才是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才能与世界社会学进行学术对话。

2. 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并不局限于社会学研究领域。最早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设想是借助自然科学的实验、求证等思维方式来研究社会生活。实证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前提是: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社会现象包括在自然现象之中,因而可以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本方法来认识社会生活,并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应当说实证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有其合理的成分,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社会的社会事实、社会生活,这样,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与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就有了许多重合。所以,实证主义方法论始终是社会学最为重要的学术传统之一。孔德就认为:“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sup>[6]</sup>圣西门主张应该“使人类科学具有实证性质,把它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之上,并用物理学等相关部门采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sup>[7]</sup>

实证主义方法论运用到社会学研究主要体现在:观察方法。通过人的感觉器官感知事物的真实性。所以社会学家常常要到现象发生的现场去了解事实的真相。

社会调查方法。通过到社会现象发生的现场去收集相关的信息再现现象,从而发现事实演变的过程和必然性。

求证方法。考证事物存在的真实性。无论是今

① 当时,胡耀邦总书记读了费孝通的《小城镇大问题》后写了很长一段话,对该文作了极高的评价,并将这篇文章推荐给有关中央领导同志阅。

天我们讲的搜集文字材料，还是作实地调查，都是通过相关的信息来得到事物存在的真实状态。

实验的方法。类似于自然科学在实验室中做实验，社会学也常常运用实验的方法揭示社会现象的发生、变化。

比较的方法。同类现象的比较，不同现象的比较，通过比较以发现某种客观必然性。

历史的方法。通过不同时空段的形态的比较揭示社会现象的演变规律。

由此来看，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不少方面是符合科学认识论的。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现象，不确定性高，瞬息万变，把握起来相当困难，相比于其他方法论而言，实证主义方法论不失为比较正确的认识方法论。通过由这种方法论包含的许多具体方法的实际运用能够达到认识社会现象的基本目的。

当然，不是说社会学研究除了实证主义外就无路可走了，社会学史上也有一些大师从未走出过书斋而做出了巨大学术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大师的理论成果同样也是解释生动的社会生活、回应时代课题的产物。无论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冲突理论还是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都是从客观存在的现象提炼出来的或用于解释社会生活的结果。可以说，与现实生活脱离的所谓社会学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何况实证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始终是社会学研究中线索最粗的一支，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学术成果最为丰硕、影响最大。据通过实证手段积累起来的素材而建构形成的社会学理论最为精彩，影响最大。尤其是对中国社会学而言，面对的是全新的研究对象，过去几乎没有什么积累，研究对象又时刻在发生着变化，这就特别需要实证的研究。

就社会学来说，所谓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基本的意思是说通过到研究对象的现场去，了解事物的完整过程，从而发现事物变化的基本规律。人得到认识后，又反过来到实际生活中去验证认识的正确与否。

费先生无疑是实证主义研究问题的践行者。

从20世纪80年代起到21世纪初长达20余的时间内，每年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调查研究，即使到了晚年，公务缠身，还是一年365天有200多天在外地调查，他做实地调查一直到90多岁高龄。深入实际生活，做社会调查，耳听、眼看、访问、座谈、观察简直就是他的日常生活。他的文章通俗易懂，有内容，有生活，非常深刻的道理用极其普通的话语表达出来，高深的学问蕴含在极其通俗的表达之中。

早在1947年他在为日本社会学学会年报写的文章中就说：“科学不能离开实用”，“关在教室里的社会学很容易流于经院式的讨论”，“科学的理论是已有观察的总结，同时是引导和启发新的观察的假设。”<sup>[8]</sup>

“学科建设的目标大家都是清楚的，我们是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sup>[9]86-87</sup>

“我们坚持从实际调查研究中去总结群众的经验和创造，这是概括提高到理论的必经之路。认为调查搞不出名堂，是鸡毛蒜皮也是不对的，认识总是从局部到全部，要有总的看法，但事情要一步一步做，饭要一口一口吃。一切大问题，是要从具体的小事情里看出来的，也就是从个别提高到一般，这就是理论。”<sup>[9]91-92</sup>

“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用学得的社会学知识去研究中国社会，通过实地观察把中国社会的一些情况和我对这些情况的认识，比较有系统地写下来，值得留下的就留下来。”<sup>[9]104</sup>

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做小城镇研究，对方法论的选取当时就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根本不需要到现场去，要做小城镇的调查，在北京将问卷一发，回收回来用电脑一处理结果就出来了。费先生坚决反对这样做。他主张一定要到现场去，一定要深入实际生活。

“怎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怎样在中国泥土里培植中国的社会学？”他用研究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实例作了说明：“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社会学研究不过是可以开展这类研究工作的一个例子。”“如果能抓住问题，群策群力，全力深入，不懈努力，一定能逐步积累反映中国社会的科学知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sup>[9]104-106</sup>

“社会学是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通过社会调查，社会学的理论结合起了社会实际。”<sup>[2]281</sup>

“在培养从事中国社会学工作的新一代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联系科研的原则。自然科学离不开实验，社会科学离不开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对社会现象有目的的系统的观察，为探索社会运动规律搜集资料。”<sup>[4]62</sup>

今天中国社会学主流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分层研究、单位制研究、社区研究，还是大量的问题研究，都需要通过实证才能构建起所谓的理论来，或者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来。

## 二、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

哲人已逝,整理先人的历史遗产贵在考察其理论成就的基础上,提出对当今学术建设、学科建设的新见解。在探讨费孝通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考虑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是最为紧迫的课题。

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到认识,从而将正确的认识又反馈回实践,对实践起解释、指导作用应是其基本的理论走向。

笔者认为,社会学的理论建设遵循着:材料积累——范畴归纳——理论建构的三部曲。

所谓材料积累就是充分认识社会生活,为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寻找基本元素。

范畴归纳是指在积累素材的基础上,形成若干理论范畴。社会学有一系列理论范畴:社区、阶层、社会组织等等,这些是建构理论的必要材料。仅仅靠无数素材、数据也是建设不起学科的理论体系来的。科学的概念、范畴是素材与理论体系之间的中介,范畴一头连着材料,另一头系着理论体系。范畴是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支撑。

理论建构就是提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命题,提炼出社会学的一般理论。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社会生活,我们面对的客观世界为社会学提供了学术营养。没有客观的现实社会,缺乏对实际生活的深刻洞察,也就不可能建立社会学的理论。我们提出的社会学理论要能解释社会生活、社会事实,这样的理论才有意义,才有学术生命力。要弄清楚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现象、事实,就要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认识社会,观察社会,分析社会,在此基础上,才能归纳出若干组成理论的基本范畴。在一系列组成理论的基本范畴弄清楚以后,才能建构起符合考察的这个社会的社会学理论。这套社会学理论对分析的对象才有解释力、分析能力。这样的理论才能加入到世界社会学理论的体系之中,丰富世界社会学理论。

毫无疑问,就中国社会学来说,我们现在正处于积累材料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吃透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弄清楚一系列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的存在形态、形成过程、产生原因、社会影响、今后走向。应当说这个任务还未完成。尤其是我们面对的社会是个变动速度异常快速的社会,很多事实、现象瞬息万变,这就为弄清事实的真相,为进一步的概念提炼带来极大的困难。一个成型、成熟的概念、范畴的提出一般

是建立在考察对象比较稳定的基础之上的,这样概括出来的范畴就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而我们现在面对的社会事实变得太快了,以致于我们刚刚建立一个范畴,还未还来得及检验,事实已经发生了变化。又要重新进行材料积累的工作。

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材料积累工作毫无意义,恰恰相反,材料积累始终是理论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待我们这个社会完成了“转型”,社会基本稳定下来了,进入了一个常态的发展、演变阶段,系统归纳在快速变迁阶段的材料积累工作,我们就能建构起符合中国实际的,对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具有解释能力的社会学理论。现在社会学界有人提出中国转型社会学就是这种尝试。

所以,时代规定了我们只能做什么。这也就是当今中国出不了具有影响的社会学理论的深刻原因。我们也只有冷静地认识到我们身处的时代,考虑这个时代对我们提出的历史任务,考虑根据时代背景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那现时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

其一,认真做好材料积累的工作。社会调查是社会学学科建设材料积累工作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深入到现场去考察清楚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的面貌是材料积累的基本要求。只有将事实、现象真正弄清楚了,才能为社会学理论提供真实的素材。社会学的范围非常之广,材料积累的任务十分艰巨,但这是社会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进行社会调查说起来容易,道理也很明白,但现在整个社会有脱离实际的严重问题,也已影响到社会学界,连很多数据都靠不住,社会学的很多实证性的题目连现场调查也不做,就在那里得出所谓的研究结论来。这种结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社会学研究中以讹传讹的事例确实不少,这是非常不利于学科的建设。费先生多少年来身体力行,作社会调查,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带了一个好的头。

其二,遵循必要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就是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当遵循一定的学理,对社会学研究来说就是遵循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要求。比如进行社会调查,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社会调查,各种社会调查都有一定的意义和特定的目的,但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应当遵循社会学的学理要求、学术规范,这样的社会调查积累的素材才对学科建设有用、有意义。只有符合学术规范的材料积累工作才有意义。这方面同样也有很大的问题。目前既有社会学学术影响还不够的问题,也有社会学庸俗化的

倾向。

其三,适时地进行概念、范畴的归纳工作。说现在我们正处于材料积累阶段,并不排斥对若干材料积累得比较充分的领域进行学理上的归纳、提炼。比如,我们对社区作了充分的调查,弄清楚了中国社区的基本要素、结构、运作,就能建构中国的社区理论。西方社会的社区是建立在个人本位、自下而上形成社会的基础上的,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要组成社区这种共同体来承担,社区解决不了了就要政府来承担。而我们多少年来就是个自上而下组成的社会,社区这种共同体历来就发育不良,今天我们的政府职能需要回归,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理顺又需要社区来填这个真空,所以我们的社区不是个人自发形成的,而是政府动员、组织起来的。这样居民参与不足、志愿者缺乏往往成为社区中的常规性问题。但我们这个社会运行到今天又确实需要社区,社区事实上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在弄清楚我国社区基本面貌的基础上,构建起对中国社会有解释能力的社区范畴、社区理论无疑是有极大意义的。又比如,社会阶层结构,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与教科书上介绍的西方的社会阶层结构有什么不同?我们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是怎样的?如何演变过来的?组成

成分有哪些?各个阶层到底有什么特质?各个阶层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形态说明了什么?各个社会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到底起着何种功能?这些基本的问题弄清楚了后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社会阶层理论。

中国的社会学只有将社会学学科内一系列重要的范畴弄清楚了后,才能建立起真正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同样,这方面是目前我们的社会学做得非常不够的。我们同样存在轻视理论建设的问题,社会学的题目很多,题目中实证性的课题确实不少,但我们的结论往往满足于说清问题、解释问题,或者至多对问题的治理提出若干对策性意见。我们研究的“问题”已经很多了,重复研究的专题也不少,但问题研究支离破碎,很少抽象、归纳到理论层面,尤其是总结出具有中国特征的一般性的理论来。就是论事的多,提升到学理高度的少。

只有在材料积累、概念归纳的任务完成以后,才能建立中国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学才是中国本土的,才能解释中国社会,才是对中国社会有意义的社会学,这样的社会学才可以成为世界社会学中的一朵奇葩。

####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M].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 [2] 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第八卷[M].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 [3] 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第七卷[M].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263.
- [4] 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M].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 [5] 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第十三卷[M].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7.
- [6] 洪谦. 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27.
- [7] 圣西门. 圣西门选集:第1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49.
- [8] 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第五卷[M].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410-412.
- [9] 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第十卷[M].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何海涛)